往事如烟

无悔的青春

□ 何振元

1965年5月4日，阳江县城356名待业青年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下乡上山到新墟公社，被分配在东水、河角、新墟、湖尾等13个生产大队插队落户。那年我20岁，插队在河角大队新村。直到1976年10月回城，度过了12年知青时光。

这是我一生之中难忘的日子。如今，知青生活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页，飞扬的青春也一去不复返。白首之时追忆往事，更加感受到青春的可贵，但我们问心无愧，我们没有辜负那个时代。

痛写告别信 负了心上人

这是一段伤感的往事。

1961年，我从阳江一中毕业，由于家庭出身问题，没能考取大学。我先后做过杂工，到阳江糖厂做季节工，还到对岸小学做过一段时间的代课教师。下乡插队前，我和小一岁的女友阿梅已经建立恋爱关系。两人在一起很开心，谁也离不开谁。下乡前几天，我鼓起勇气，向阿梅讲了心里话。

我说：“我要下乡了，工作队催得很紧，快挺不住了。”

阿梅深情地看着我，反问：“为什么这么听话？一走了之算了。”

我无奈地说：“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我出走母亲会受牵连的。”

我俩家庭出身都不好。听了我的话，阿梅默不作声。我感到她内心也很痛苦。

我永远忘不了跟阿梅挥泪离别的瞬间。那天，长蛇般的下乡车队停在人民广场，我被安排在第一辆大卡车上。欢送的人群中，阿梅含情脉脉地向我招手。汽车喇叭一响，阿梅和我母亲抱成一团，两个女人哭成泪人……

下乡头两年，阿梅每隔几天都给我来信，倾诉离别情，更多的是鼓励。她在园林处做园丁，工资低，但重感情，不嫌贫爱富。我想学点木匠手艺，但没钱买工具，阿梅二话不说，给我费用，每月还寄来一点零用钱。她在信中表白：“不管你什么时候回城，我都等着，一直到地老天荒，你的梅。”我很感动！但深知自己出身不好，下乡归期未定，前程难卜，不能耽误她的青春。于是，忍痛用红笔给阿梅写了一封“血书”，苦口婆心开导她离开我……

招工回城后，阿梅已经成家。我见过她多次，她苍老了很多。回忆往事，两人都感慨万千，这就是命运吧。我亏欠她太多，实在对不起她。

助弟寻真爱 谱成鸳鸯曲

我和阿梅的感情以悲剧收尾，但我弟弟何振宏和阿莲的爱情，有一个圆满的结果。不过，过程却是惊心动魄。

1966年10月，小我两岁的亲弟何振宏下乡插队大八公社周亨大队水罩生产队。第二年，他跟村里一个叫阿莲的姑娘暗地里谈起恋爱。阿莲大哥任大队干部，二哥任水罩村长，村里人都怕他三分。

两人的恋情终究还是被发现了。阿莲的大哥向我弟吼叫：“你胆子真大，敢追我亲妹。”把阿莲给“软禁”了，不准和我弟弟来往。我知道他俩是真心相爱，为了成全弟弟，想了一个妙计：我单枪匹马从新墟潜回大八水罩村，通过一个看牛娃做内线，用字条向阿莲报信，叫她第二天早上戴上竹帽，背着砍刀，挑着扁担，佯装上山打柴，偷偷逃出来。然后，他们两人到大八公社民政部门，突击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成为合法夫妻后，什么疑难问题等到以后再说。

第二天一早，弟弟带着阿莲向30里外的大八公社狂奔，我在后面作掩护。阿莲的二哥带着十多个人，手持禾镰、木棍，一路追赶。多亏我当时年轻气盛，体力充沛，中午时分赶到大八公社，追赶的人仅差十多米。大八公社陈副书记认真听取我们的哭诉，十分重视，现场保护我们人身安全，安排有关人员处理这件事。

不久，县知青办和民政部门联合派出专案调查组赴大八进行调查，对有关人员作出了处分。

我弟弟和阿莲忠贞不屈，终于迎来了美好结局。1973年10月，他们正式领取了结婚证书。后来临时安排到大八公社林场。1975年底，夫妻俩回到周亨大队水罩村落户。

“文革”结束，弟弟招工回城，现已退休多年，和阿莲感情深厚，两个儿子事业有成，生活美满。他们和阿莲的家人也已互相谅解，亲人间经常来往。

意外失粮票 惹来大祸端

下乡的第二年，发生了一件很不寻常的事，差点毁掉我的一生。

那年，我作为大队的耕读教师（当时对上学前孩子教识字的老师的称呼），参加了公社教师集训班。白天，自我检讨，查摆问题；夜间，大伙把教室书桌排成几行，当作睡铺，睡在一起。教室十分简陋，门窗年久失修。一整天忙下来，人很疲惫，一觉醒来，祸从天降。我睡前挂在窗边墙上的衣物被抛在窗外撒了一地，衣服口袋里仅有的50斤粮票和几毛零钱不翼而飞。

不久，过来一位姓陈的公安特派员，要大家保护现场。他恶狠狠地向我抛了一句：“狗崽子，想做假案，搞破坏！”我欲哭无泪。

接着，全体教师被要求待在一个课室，召开案情分析会。现场群情激奋，我成为批斗对象。一些人振振有词，说什么“坏分子已经混入革命队伍，要擦亮眼睛”。我的精神彻底崩溃。因为担心事情闹大，陈特派员把另一位被列为怀疑对象的知青叶秀其同我一起“护送”回村。过了不久，听说那位特派员酒后伤人，被送拘留所关了十多天，再后来因违法违纪被革职。事后，公社一位姓麦的负责知青工作的干部向我道歉，并补偿了50斤粮票。闹得沸沸扬扬的粮票失窃案，就这样草草收场。

五奶如亲娘 两度救我命

插队期间，我多次遭遇生命危险。

下乡第二年9月间，天气预报说12级台风将要袭来。生产队经济困难，没有能力为知青建房，我住的地方是队里以前的牛栏。风雨越来越大，泥砖散瓦的房子被吹得摇摇欲坠。我守在屋内团团转，惊慌无助。心想不如向外冲出去，冷不防门被闯开，一位身披蓑衣的中年妇女在门口大喊：“快跑，房屋要塌下啦！”我恍如从梦中惊醒，跳起来向门外狂奔，刚跑出门外三两步，脑后一声巨响，房屋垮塌了。中年妇女紧紧牵着我的手，拼命往外奔跑。天啊，她救了我的命！

中年妇女叫五奶，50多岁，是一位腰杆硬朗、目不识丁、纯朴可亲的农村女子。她的丈夫早年病逝，大儿子接着去世，二儿子当了兵。

这是五奶第一次救我，还有一次发生在夏天。河角大队地处山区，当时交通很不方便。那次，我患重感冒，高烧40多度卧床不起，不省人事。五奶一家人二话不说，硬把我抬上手推车，顶着烈日，奔走五六公里送到新墟医院。经过两天两夜抢救，把我从死神手中抢救回来。医生说，再迟两天，出现综合并发症，恐怕难以医治了。

自此以后，我认五奶为亲娘，在她家里同吃了三个年头。我要付餐费，五奶坚决不肯要，于是把生产队分给我的番薯、谷物给到她家。老人家对我关怀备至，亲如骨肉，不是亲娘，胜似亲娘！我暗下决心，有朝一日一定要好好报答大恩大德。回城后，我和家人经常探望五奶，陪她聊天，给予关照。早几年，91岁高龄的五奶去世，我失去了有救命恩情的第二个“母亲”！

乡土留芳华 一生知青情

下乡插队12年，我干过农活，当过生产队记分员，还曾任耕读教师、民办教师，参加学校和大队文艺宣传队的活动，既当编剧、导演，又当演员、乐器手。经常带队到公社各大队演出，活跃农村文娱生活。一些剧目演得有声有色，获得公社颁发的优秀奖。

1967年5月，华南师范大学到新墟招考一名数学专业大学生。众乡亲都替我打气：“何老师，你是学校的优才生，一定要碰碰运气。”回想当年高中毕业时，因家庭出身考大学名落孙山，我有些心灰意冷。几位学生硬把我推进试室。我无精打采做着试题，竟然考了92分，在20多名考生中获得第一名。但最后出榜时，未被录取。

在河角学校做近5年民办教师期间，我和知青叶秀其是好拍档。我教初三毕业班的数理化，他教语文。河角学校考取新墟中学高中的名额，经常在新墟公社各间学校中名列前茅。我招工返城的那一天，初三全体学生欢送我到十里外的禾塘圩，师生感情至今难忘。

1976年10月，我们这些家庭出身特殊的下乡知青，也陆续招工回城。我从预制场小工做起，干过泥水工、木工、钢筋工、施工员、技术员、预结算员、建筑工程师，一步一个脚印，不断进取。后来进入城建、规划部门工作。2005年，我正式退休。

12年的知青人，一辈子的知青情。下乡插队期间，我和乡亲们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每隔一两年，我会同家人回到河角新村看望五奶和乡亲们，村里修路搞建设，跟乡亲一道捐款尽绵薄之力。2015年5月4日，是新墟公社知青下乡插队50周年的日子，我和近300位知青重返“第二故乡”，和父老乡亲参加献爱心联谊活动。

我今年81岁了，前尘往事，历历在目。半个多世纪前发生在祖国大地、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知青下乡运动，给我们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感恩那段岁月对我的磨炼，感恩生命中遇见过的每位良师益友！愿苦尽甘来的幸福花朵，在知青心中永远盛放。

诗苑

我漂泊在，我的大海

（外一首）

□ 张 牛



踏进了，礁石隐入的一片海
遇见一路梨花，风生水起
秘密取决于海水和勇气的尺度
盐分的摄入理所当然
命运交给颠簸的大海
冷暖，都是一滴水
刮过风，飓飓的刺痛眼睛
搀扶的手，触摸船舷的孤独
事物之间的距离灌满风语
大海的玄妙，始终深藏不露
与大海打交道，见惯了
海拔，那属于山峰的高度
我漂泊在，我的大海
浮现的火焰，足以将时间消磨
如是归来，并不意外地摇晃
捕风者，准备下一个出口

在时间之轴

夜，凹陷下去了
静谧的，天空微蓝
在悬空的每一片树叶
月亮一侧，空无
幻象走在钢丝之上
云海从不规则的呈现
辨识一种美学的规则
来自星星稀疏的说话
诠释另一个球面的语言
言外之意，可以改弦更张
磨合，在时间之轴
在山海之间找一个坐标
而苍茫的，彻夜不眠

一个青苹果

□ 宁碧君

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当一名教师。我想，大概是因为自己在成长的路上受到了很多良师的启发吧。他们像一盏盏明灯，照亮了我迷茫的心，让我看见路在哪里，应该怎么走下去。

刚上高中的时候，来自乡下的我第一次踏进县城的校园。同学们新潮的打扮，新鲜的话题让我感觉自己格格不入，甚至产生自卑。后座的男生很友善，时常会和我讨论各种话题。刚开始，我是高兴的，但慢慢地，我开始恐惧，因为我发现自己喜欢上他了。他虽然其貌不扬，但风趣幽默，见多识广。他是那么的优秀，那么的温暖，点亮了我沉潜在暗夜的心。

我开始心不在焉，听不进课，满脑子都是他的影子，跟他说话也变得很不自在。每天进入教室，既想看到他，又害怕看到他。那是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它让我很不安。我觉得自己在变坏，在堕落。

那个时候，我没有朋友，这种困惑不知道该和谁说，更是不敢告知父母。我想到了班主任张老师。她很善解人意，应该能帮助我。或许当时我并不指望谁能帮助我，只是需要一个倾诉的对象。

一天课后，我把自己的困惑写在纸上，夹进作业本里，交给了张老师。

当天晚上，张老师把我带到她的宿舍里。一进门就看见老师的婚纱照，一对璧人笑靥如花。张老师指着她丈夫的照片，骄傲地笑着说：“帅吧！我们是读研究生时的同学。”她一边削苹果，一边招呼我坐下。我小心翼翼地坐着半张椅子，很是忐忑，衣角被搅成一团。张老师看着我，微微一笑：“你真像读中学时的我，害羞，不自信。”她接着削苹果，削得特别仔细。“胡同学确实是个很优秀的男生，成绩好，博学多才，又是学生会干部，老师也很喜欢他，你会喜欢他也很正常。可是，你要分清楚这种喜欢是欣赏还是爱慕。如果是爱慕，又应该怎么处理？”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只是紧张地抿了抿嘴唇。“来，吃个苹果。”张老师把削好的苹果递给我。我轻轻咬了一口，不禁全身颤了一下：“酸！”才发现那是一个青苹果，而且还是特别酸涩的那种。

张老师看我一脸窘态，哈哈一笑：“看来你已经知道答案了。”我愣了一下，才明白她给我吃青苹果的原因。

离开张老师宿舍的时候，她让我把苹果带回去。我转身的时候，她说了一句：“其实，你也可以不吃的。”

走在校道上，风特别的轻柔，我的心情从未有过的舒畅。

我终于可以坦然地以好朋友的身份和那位男同学相处。我们侃侃而谈，交流学习体会，无关风月。

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在自己最彷徨的年纪里，有一位老师巧妙地用一个青苹果告诉我，应该如何处理一种不合时宜的感情。

佳作欣赏



《意趣图册之十六·秋韵》（纸本设色） 刘万鸣

如果，你偶尔想起我

□ 谭四海

如果，你偶尔想起我
不必费力打听我的近况
也别追问我如今的生活如何

晚风悠悠掠过蔚蓝海面
有一缕念想
轻轻漫过彼此的心窝

不必追逐天边飘荡的流云
不必贪恋尘世转瞬的烟火
半生走过风风雨雨
我始终走得从容而洒脱

从苗乡的苍茫大山走来
一身军装踏过万里山河
于此静守一湾温柔暮色
闲听大海日夜潮起潮落

过往旧事不必细说
往昔的梦也不必苦苦执着
那些滚烫的青葱年华
早已汇入漫长的岁月长河

一路走过风霜雨雪
尝过太多别离苦涩
慢慢才懂，有些心事
就随了清波

不必相约重逢
也不必许下承诺
有些缘分，本就适合遥遥相望
各自安妥

西晃山捎来一缕清风
海陵岛漾起万千浪朵
时光匆匆从身边走远
你若记得，便是岁月赠予最好的收获

两代人的教育情缘

□ 陈政宏

秋风一吹，有人想到浓郁的桂花香，有人惦念田间的收获，可我脑子里冒出来的，是粉笔划过黑板的沙沙声，开学季到了。

每次上课时，拿起粉笔往黑板上书写，总有一种忘我的快意。此刻的我，多么像音乐厅里引领乐队演奏的指挥家。讲台底下一群学生，一双双黑白圆圆的眼珠子骨碌碌转，好像全都听我这支粉笔指挥。这种感觉，只有当过老师的人，才能够体会到。

回望2021年的那个秋天，我通过招聘考试，回到老家成了一名语文老师。刚走出象牙塔踏上讲台，我对教师这份职业的理解并不透彻，只是怀着对三尺讲台的敬畏，暗暗告诉自己要加倍努力。

走上岗位后，现实给了我不小的考验。作为“菜鸟”班主任，我想把工作做好，可班级琐事、家长沟通、学生矛盾接踵而来，常常忙得喘不过气。遇到学生调皮，我也会控制不住情绪，发火过后，又是满心的挫败。无数个瞬间，只觉得筋疲力尽、力不从心，甚至一度想“躺平”。

一次重看电影《无问西东》，片中那句“如果提前了解了你所要面对的人生，你是否还会有勇气前来？”让我陷入沉思。我的青春就要这样耗费掉吗？

一天回到家里，我忍不住跟父亲大倒苦水，甚至说出了想离开教育行业的气话。

父亲递给我一张老照片。照片里，年轻的他站在校园里，神色平静地望向远方。身后是土砖斑驳、布满裂痕的老校舍。指着照片，父亲说起他早年教书的经历。

师范毕业后，父亲被分配到乡村学校。那里的办学条件简陋，他身兼数职，既是班主任，教两个班语文、三个班体育，还要训练学生篮球队、排球队，课余又在学校文艺队拉二胡。整日连轴忙碌，再苦再累，他从没有想过放弃。

家访是最耗费心力的工作。班里每一位学生，父亲都坚持上门走访，有些学生家甚至要翻越好几座大山才能抵达。每到周末清晨，他就背上帆布袋，骑上自行车走村入户。有一名学生家境困难，面临辍学的窘境，父亲前后三次上门劝说，终于说服家长让孩子重返课堂。多年过去，这名学生感念旧情，时常上门探望父亲。

父亲平等对待每一个孩子，格外关心家境不好的学生，善于捕捉学生作文里的闪光点，当众给予肯定。无论欢喜与烦恼，学生愿意把心事都讲给父亲听。这份来自学生的信任，支撑他熬过无数艰苦的日子。

后来父亲调入城内学校，从年级主任做起，先后担任中学校长、电大校长，一干就是三十余年。他骄傲地说起，从教几十年，他从不当众批评学生；担任校长近二十年，也未在公开场合批评过任何一位教师。

听父亲讲完过往，我心里很受触动。教师这份职业不会让人大富大贵，却可以用真心换真心，用微光温暖孩子，是一份足够厚重、值得付出心血、托付一生的事业。

后来，父亲经常把教学和管理经验分享给我，提醒我教书不能只靠埋头苦干，也要讲究方法与教学艺术。我沉下心打磨教案，想方设法在课堂上多挖掘学生身上的闪光点。坚持一段时间后，班里的孩子变得开朗，学业稳步前进，我也找到了为师的状态。

我在教学一线五年多了，也渐渐体会到做语文老师独有的乐趣。课堂上，我和学生一同品读文本、感悟文字，陪着他们动笔练习写作，师生共同进步。相处久了，我慢慢赢得了学生的信任，他们都愿意喊我一声“宏哥”，这份随性的叫法，是孩子们发自内心的接纳。

教师节到了，我从那个只会向恩师们发送祝福的人，变成了收到满满祝福的人。岁岁春秋，寒来暑往，父亲诠释了为师者的初心，而我循着他的足迹，在一方讲台上慢慢成长。

等待

□ 林 萧

很多年了
我一直在等待
等你长到我的肩膀
轻轻接过我手中的笔
然后，安静地写一首诗
那时，两只鸟飞过天空
树木在我们头顶挂满果实
空气中弥漫着青草的气息

你若不来
我怎敢老去
我的心依然少年
很多年过去
只为等你经过
你终将成为远方的风景
而我，只想静静地等待
你的微笑融化我所有的忧伤
等你，我在秋日路口
站立成一幅金色的画卷